



30多年来他一门心思扑在培育长叶香橙上，为此不惜掏空家底、卖掉城里的房子，最终培育出更好的迭代品种，并取名“江津蜜橙”

犟拐拐 刘显银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逸虹



刘显银老婆游国平说起她男人就摆脑壳，说他犟得不得了，70多岁的人了，喊他一起到海南过冬，就是不得去。我问：“刘老弟啥子事情放不下嘛？”“柑子嘛，柑子就是他的命。”她说。

一口气吃了5个长叶香橙

刘显银视为生命的柑子，学名叫“长叶香橙”。刘显银说起长叶香橙眼睛就发亮，这样好那样好说起就不歇气。我说：“你不要说那么多，娃儿是自家的乖，你这个叫柑子好不好，不凭你空口说，要试了才晓得。”他说：“试就试！明天就去！”

第二天，我同文友舒德骑到了他的果园，一下车扑鼻而来的就是清幽的花香，抬眼一看，新花盛开，花果同树，景观好得不得了。刘显银摘了一颗硕大的香橙，用手掰成四瓣——这是江津人吃广柑的习惯方式。刘显银说：“你试哈嘛。”我四口吃下肚。他问如何？我说“还要”！一口气吃了5个，夫人提醒会不会升血糖，我才忍口停下。刘显银再问如何？我说“不摆了”！刘显银顿时成就感爆棚，尾巴就翘起了，扬起眉毛说：“还有更好的！”我问：“啥子更好的？”他卖起关子笑笑不开腔。

江津是中国柑橘发源地之一。我出生在“睡在地球上都可以伸手摘柑橘吃”的江津青泊乡，可以说是吃着江津柑橘长大的。这天一口气吃了5个长叶香橙，其口感甚至超越了几时的记忆。这我没对刘显银说，不然他更要“冒皮皮”。

发誓弄成江津柑橘的金字招牌

刘显银年轻的时候在西藏当兵3年，是侦察兵。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，氧气稀薄得吸口气都费力，一次部队搞拉练，他背起60多斤重的武器弹药、干粮背包，开头走起来还得行，到后头就都是咬起牙巴走，每走一步都是在“跋命”，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西藏3年侦察兵生涯，把他磨成了犟拐拐——再难的事，不认输；再大的坎，不后退。刘显银常跟老婆说：“在部队里头，再苦再难，咬起牙巴就过去了，没得当逃兵的道理！”这句话，也成了他后来培育长叶香橙的口头禅。

江津自古就产柑橘，我从小就晓得除了大名鼎鼎的大红袍橘柑，后来俗称鹅蛋柑的锦橙也享誉全国。

而长叶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农户零星栽种，口味确实不错，就是个头小、籽又多、产量低，成不了气候。

后来有好几家科研单位都尝试着改良，到最后还是觉得搞头不大，先后放弃了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江津政府想把柑橘的“金字招牌”抢回来，成立了攻关小组，刘显银当时在农业系统工作，就加入了这个小组。一吃到这个叫长叶橙的柑子，就放不下了，他暗自发誓：这么好的品种，不能就这样烂在地里头，一定要把它弄好，弄成江津柑橘的金字招牌！

哪晓得，攻关小组搞了几年，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加上有人调走、有人退出，最后就散伙了。旁人都忘了这回事，可刘显银没忘。不是他记性好，是他认定了这个项目，他对老婆说：“就是牛角尖，我也要把它钻透钻通！”

搞出早中晚熟的完整品种体系

1994年春天，刘显银在金沙果园，意外发现了800多株长叶橙——这是10多年前政府安排种的，因为挂果少不赚钱，承包人早就没有管了。可是，刘显银一看到这片长叶橙脸上就有了表情，游国平说：“他当时脸都笑烂了，他说这可是当时江津种得最多的一片长叶橙，太有研究价值了。”

刘显银立马找到承包人，开门见山说：“你要是不想承包了，就转给我。你帮我照看，我给你发工资，要是挣了钱，再给你分红。”承包人觉得硬是“瞌睡来了遇到枕头”，甩都甩不脱的包袱，现在有人来接招。当即就跟刘显银签了转包协议。

为了管好这片果园，刘显银起早贪黑泡在园子里，选枝、嫁接、浇水、施肥、剪枝、打药，每一样都亲力亲为，比照顾自己的娃儿还上心。好不容易等到要有收成了，原承包人却要耍起了无赖，悄悄把果子弄去卖了。还诬告刘显银跟他签了“不平等合同”，事情最后不了了之。换作旁人，早就气得跳脚、打退堂鼓了，可刘显银没有，只是拍了拍身上的灰，把委屈吞进肚里。他对老婆说：“这两年的辛苦证明，长叶橙搞得出来，只要有我老刘在，长叶橙迟早都搞得成功！”

凭着这股犟拐拐脾气，他只要听说哪里种有长叶橙，不管山高路远都要去细心观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94年冬天，他终于选出了一株好苗子，产量高、个头大、籽又少，品质还特别好，他给这株柑子树取名

长叶橙94-1。就这一株小小的柑子树，成了他的希望，也让他更加笃定，一定要把长叶橙培育成能让大家认可的好品种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他一门心思扑在繁育上，1998年，选育出晚熟的长叶橙98-1；2010年，早熟的长叶橙10-1也培育成功。20多年时间，他硬生生克服了长叶橙的所有短板，搞出了早、中、晚熟的完整品种体系，让曾经不起眼的“歪柑子”，终于有了商业化种植的底气。

退休后卖掉房子搞果园

刘显银退休之后，还是一门心思扑在果园上。他先后在艾坪山、石龙峡、李市场口等地租地扩种，还跟一些公司合作，可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。但他没有灰心，失败一次，就总结一次经验，最后他租了200亩地，建起了长叶香橙示范园和母本园。

游国平说起这段日子就忍不住叹气：“从租地建园开始，他就没了星期天，更没有节假日，一年365天，有360天都是在果园里头泡起的。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背着工具出门，天黑尽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农忙的时候，干脆就住在果园里。刚开始，就在附近租了间13平方米的小屋，卧室、厨房、工具房、肥料房都挤在一起，转身都困难；后来建了4间活动板房，条件稍微好点，但又潮又冷，腰腿痛的毛病，都是那时候落下的。”

这10多年，不管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，他从来就没缺席过果园的活路。夏天，太阳晒得人脱皮，他顶着烈日剪枝、施肥，人晒得像非洲人，背上晒出了一层层水疱，他就简单涂些烫伤膏，第二天依旧准时出现在果园；冬天，寒风刮得脸生疼，双手冻得开裂出血，他用布条缠上，继续修剪枝条、查看树势，不熟悉的人去果园找他，根本分不出他是果树专家还是农民。有一年冬天得了重感冒，发烧到39℃，游国平硬拉着他去看病，可他看完病，拿了药就偷偷溜回了果园，说：“这些柑子树就是我的命根子，经不起耽搁，我不盯着，不得行，我要守着才放心……”

培育长叶香橙烧钱得很，刘显银几乎把家底都掏空了。他和老婆是大学同学，又在同一个单位上班，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可自从搞起了果园，工资积蓄根本不够开支。没办法，夫妻俩咬咬牙，卖掉了城里的房子，搬到外面租房住，所有钱都投进了果园里。没有科研经费，他就在果园里种点蔬菜卖，开挖沟渠养鱼，千方百计补贴果园的开支。

最让刘显银两口子担心的，是有人经常来果园偷果子，尤其是那些用来做实验的果子，一旦被偷，一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

虽说一路坎坷，但刘显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西南大学的几位农学教授，一直以来都给了他不少支持，帮他破解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；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的吴厚玖副所长，听说他在长叶橙培育上有突破，主动找上门来合作，一起推进品种审定。江津区政府、区农委也在项目申报争取国家科研补贴给予有力支持。

2011年12月，长叶橙94-1通过了初审，2013年12月，正式审定通过，被命名为长叶香橙；2014年5月，拿到了品种审定证书，那一刻，刘显银眼眶都红了，把旁边的游国平惹得哭兮兮的，眼泪水不断线地流。

培育出更好的迭代品种

长叶香橙虽然通过审定，刘显银却没有停下脚步。他发现，长叶香橙虽然好吃，但个头总体偏小，在市场上竞争力还不够。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犟劲，他又和吴厚玖团队一起，继续攻关。此时他已年近七旬，还是每天泡在果园里，亲自指导嫁接、修剪。为测试不同修剪方法，他连续10多天与工人一起干，手臂僵硬得抬不起来。晚上回到家，游国平给他揉，都摸得到他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孔状伤口，把游国平心疼得不得了。

2025年，刘显银终于在长叶香橙的基础上又培育出了更好的迭代品种，像给儿女取名字一样，两口子商量着暂时取个名字叫江津蜜橙。

我试吃了两个江津蜜橙，明白刘显银为啥说这是“更好的”了：个头大、形状整齐，果形跟美国脐橙不相上下；橙红色的果皮，比黄色的美国脐橙更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；甜度也更高，“固形物含量”比长叶香橙高了5%，吃起来更清甜；成熟期还提早了半个月，能抢在美国脐橙前错峰上市；挂果期长达七八个月，从头年11月中旬到第二年5月底，都能摘到新鲜果子，江津蜜橙一个品种就涵盖了早、中、晚熟，推广种植快，以前农谚说“桃三李四柑八年”，江津蜜橙只要两年。

这就是“犟拐拐”刘显银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培育的柑橘



在果园里